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五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　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蒂㚇

稗編卷五十八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十六　地理

地理説　　魏　校

莊渠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為何説俗師皆能肱予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則舉似堪輿家亦莫知予為何説也而見謂誕漫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閶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

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為逆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歲成地理逆則氣固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矣吁玄矣哉大地脉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

為東夷北狄廣莫萬里龍氣麤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亘
千餘里固天以限華夷也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夷氣
散而弱知慕禮義世為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
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脉
若從天降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截龍氣天文
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
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
能都矣其地表裏河山而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也後世

人主垂拱無為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故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邉狄堯舜盛徳逺覆北陲皆為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緑江會東夷為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太山聳於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從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於漕河則障之使南且國家北都燕而逺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

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於天時地利人事無乃有未盡乎桑田之變碣石久淪海中中國水口不固世道升降天人固相符也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南蠻蔥嶺自起為祖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脉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絡其北别為中絡與大河分為两戒中絡岷山為祖自蜀入隴結於初龍則為長安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於中龍則為

洛陽風雨之所會隂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傅大江放於海北絡傅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衍凡幾千里而太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為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兹其龍之腹乎古之聖神多起於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故曰古今異宜長安洛陽大發於周而其機啟自神禹北絡中絡枝脚連輳壅塞大河秦川乃一山壑也縣與水鬭

智則多為隄而功數敗神禹鑿龍門疏砥柱河乃安流
是故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於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
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
予嘗至洛陽相其形勝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
為後托近則嵩高為左障然終南自為長安前朝太行
亦為平陽左障嵩高雖為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
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黙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為勾連其
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也而興

無德也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南絡蓋與岷山别祖折而南行東出為五嶺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為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閭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隅海莫能相長雄惟宜填以恩信懷之可以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脉發自崑崙之陽其左赤水界之不與中國同脉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

入中國遍於四夷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之不可爲常經終係於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予所可及知者僅此幾於大言無當矣乃若辨五星九曜以踏龍脉審官鬼曜樂以證穴情則其術別有精微而非予所及知也

葬書問對

趙　汸 後同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眞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

對曰不可考周官冡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泒扵斯乎予甞讀張平子冡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

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
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塟書傳諸郭氏然無所
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
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絶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
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絶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
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
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
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

可改噫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揜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絶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

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葢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葢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

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吉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況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鋭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圜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

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地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縕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

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内外之法象蓋形氣之冶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者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僃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

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

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扵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叅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葢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扵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扵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況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攺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間者又

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説而斥絶之若是耶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

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輙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興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植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人

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柰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

其託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

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鬼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歷祈天永命歸於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柰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説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

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鈌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於一抔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

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藴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風水選擇序

叙曰風水選擇術數也讀書而為術數之學誠以養生送死之事皆人所不能無者顧其論如此而後為善也今之君子多拒而不信或視為末節而不為一旦而有大故則思奉祖考以安開挧以居子孫則思無窮之澤

皆不敢苟且耳而托之術士術士又多淺見薄識之人得陶書者為陶得郭書者為郭得楊曾之書者為楊曾其書真偽純駁皆未之辨是以淫巫瞽史徧天下而倉卒急遽竟不暇於擇焉而托之其不貽害於先流禍於後也幾希是以無惟壽夭賢愚貧富貴賤先後之不倫也予為論說正以定諸家之真偽純駁耳要之風水之說必求山水之相向以生地中之氣氣之聚散初未易以形迹指陳所謂精光時露一分者也譬則脩養之法

積氣生液煉液生氣以長生者矣盖氣液猶山水也積之煉之而七返九還以成丹者疑即相向以生地中之氣也此理豈術士之可貴乎若乃年月日時之擇又貴乎五行之生克制化皆合其法則順布迭行地平天成萬物化生矣一或少差則五行汩陳吉地亦焉用哉譬則燒煉之家養砂養汞得火候者為寶否為鬻風水猶砂與汞而年月日時疑其火候之說與故曰山川有小節之疵不減真龍之厚福年月有一端之失反為吉穴

之深殃凡此皆陰陽家之大者同歸而殊途也徐子平
命法其旺行官運衰遇印鄉者疑亦年月日時之泄強
補弱也伏羲聖人之畫卦所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與
其揲蓍之法取二奇一偶為陰爻二偶一奇為陽爻者疑
又風水之陽來陰受而陰來陽作也至於風水以氣為
主是以多坐虛而向實則猶禮宗子法必以適長為正
體支子雖貴且長亦不敢以統其族而承乎祖考也選
擇之干輕於支月重於年與日時者亦猶是焉是以善

於風水者寧脫脉而就氣不脫氣而就脉其巧於選擇者亦專力於五行之生克制化而神煞之紛紜舛錯駕御使為我用正如鼓琴之散其七絃而後合乎一絃之六二絃之七三絃之八四絃之九五絃之十使相和焉至其五音之宫濁而商少清羽清而徵少濁與角之清濁相半者初非有優劣也是即風水之金圓而清土方而濁火尖而鋭木直而聳水曲而柔與選擇之水成潤下火成炎上木成曲直金成從革土成稼穡者皆未可

以優劣分焉是陰陽之統領乎百家也予為陰陽定論
美别為地理問答倒杖秘訣周氏選擇集要善其術而
為之謀然風水之美惡年月日時之吉凶雖由術之善
與不善其幸而遇其善與不幸而遇其不善者則固有
使之者不能強之以力也古人有見於此行法俟命又
必決於卜筮卜法不傳久矣爰述揲别為河洛占法三
者相參而成也

風水問答序

胡　翰

朱君彦脩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隂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

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於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

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

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珙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卲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於篇朱君幸其終有以教之

辯惑論下　　羅虞臣

或問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變何也其貪鄙固於求利之為爾博士呂才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宅兆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於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筮

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可攷也春秋書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

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壞其室平明而堋不壞則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人之禄位隆熾多緣厚德貧賤夭絕必有惡積是知穫慶在人丘壠無與誕者不然聞有

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塋塚曰其形其徵開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肆為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於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靡拘壠脉故趙氏之葬亞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常有初賤而後貴或始泰而終否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筮一

定便不回改塚墓既成曽不革易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禄或云辰日不宜泣遂莞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本義亡矣盛衰消長之變唯聖智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盖天道秘而神功不可測者也諸氏百子未敢易此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世俗溺其言將謂術能勝天則凡人事是

非得失之細倒置伏制以遂其私鬼蜮人心浸淫膠固
殆難言矣善乎范史之言曰吳雄葬母喪事趣辦不問
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
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而陳伯敬持身唯
謹行路闔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
於坐法誅死儒者稱為格論自有乘氣受蔭之說遂以
禍福本于枯骨抔土奪權於造化故舍人事信鬼神求
福利而暴親喪泥於分房骨肉化為寇讐既葬而遷徙

魂靈忍於揺動盖將啓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於猛獸夫君子之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缺無朣折無汙濕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美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悲宗人未葬遠者至二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孫貪鄙心勝乃拘於陰陽忌諱之説哉故採于此篇謂其文辭頗有所譏刺也并論次其卒之年月庶乎覽者有所感愴云爾

風水辯

項喬

或問葬地風水之說子信之乎予應之曰葬送終大事也人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卜葬安厝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今共之必親之體魄安庶人子之心安予非盡人之子歟而獨不信之乎但所謂風者取其山勢之藏納土色之堅厚不衝冐四面之風與無所謂地風者也所謂水者取其地勢之高燥無使水近夫親膚而已若水勢屈曲而環向之又其第二義也程子所謂務

令其後不為城郭不為道路不為溝池不為耕犁所及不為貴豪所奪其義已明且盡矣予安得不信之乎曰然則風水蔭應之説予亦信之乎曰吾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人子之葬其親求親之體魄得安足矣借使有蔭應之理亦非孝子仁人之所圖也況萬萬無此理乎今夫子於父母生欲美其宮室死欲安其宅兆其孝思之心一也父母之於子生則欲其福利死而有靈其冥庇默

護之心亦一也但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既朽滅神亦飄散復將何物以為子孫蔭乎試以生前論之重門密室上莞下簟人子所以安其親者至矣其親於此而假寐焉形神尚如故也厥子孫或近出閭里之間或遠遊千里之外或蒙人笑罵或被人構害其親亦熟於軒聽而不知顧矣況朽滅之形飄散之神而能蔭應子孫於數百年之後乎曰信斯言也易重卜筮先聖王何以使人敬鬼神定吉凶也且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而洋洋如

在又何物使之乎曰此皆聖人神道以設教耳其欲天下有報本反始之心故赫其靈於祭享而歸之實理若或使之者要其感應則如木實之相傳實以子孫神氣而會合祖宗之神氣故如或見之如叅前倚衡之說耳非祖宗真有形像在於其上在於其左右也其教人卜筮者則因理以定數托蓍龜之神明使人順性命之理耳非謂福可倖求禍可倖免也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若必求蔭應之說則易所謂鬼神者是乃奸宄

之褱橐也有是理乎曰蔭應之說在形體亦有然者不曰堅土之人剛息土之人美乎曰土氣之能蔭人猶地道之敏樹也人與樹皆天地生氣之所在故土地之生氣能蔭之即栽者培之之謂若朽骨已在傾覆之數雖天地生生之大德不能復生之矣不能復生而謂其能乘生氣以反蔭生人有是理乎借使有是理也骨肉朽斃而䰟氣無不之也其靈亦不過與生前等耳生前雖堯舜之神明不能庇朱均之子而謂其死后反能蔭應

之乎是生不如死人不如鬼率天下而崇鬼道也不亦左乎然則蔭應之説古無有也有之自郭璞始璞也葬書之設果自為乎抑為人乎如曰自為則蔭應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矣豈有拙於自為而巧於為人者乎然其書曰葬者乘生氣也此人子不忍死其親之意吾無容議也其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則本東方朔滑稽之説當時孰有親見其事而耳聞之者朔嘗謂蟠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朔已得三偷焉亦將謂

朔之言為足信乎又謂木華於春栗芽於室如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似也然華於春者生木也芽於室者生栗也使朽木在山而腐栗在室亦安能乘春氣而復華復芽此亡骸之不足以蔭遺體彰彰明矣借使足以蔭焉則一父或生數子皆遺體也而或蔭或不蔭又何說以通之或又曰子不見磁石之能翕鐵暴骨之能滲血一氣有感通之理乎曰氣感通如磁石於針固也然石之於針能翕之而已果能化小為大化輕

為重如所謂鬼福之能及人乎或曰吾見某家葬地善其子孫見當昌盛某家不善其子孫見當衰微如影響之應形聲多矣子獨不信之乎曰盛衰有相尋之理天地亦有終窮之時此會逢其適焉耳非葬地之故也有違禮而火化水化其祖宗無葬地亦或有昌達者矣則何居昔之善擇形勝以建都比崩遂葬於是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為盛然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文武都鎬京都洛當其都會之初人固以為山

川之靈應矣至今山川尚無恙也其子孫不復見有禹湯堯舜文武之再出又將誰諉乎或曰此則天地之大數也姑舍是而以小者論之寬閒之野多村落焉或風氣環抱則煙火相望或山川散逸則四顧寂寥歷歷可指數也而子不信之乎曰此生地能蔭生人子前已言之矣然又有說焉村落雖有美惡其初原未嘗有人也及人見村落環抱乃相率而居之而成村落或遂村落能蔭人也子何疑於是乎大抵天地山川各有旺氣隨

方隨時而遷轉不可執著者也當其氣之方會雖海上無人之境亦足以生人不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相凑合也及氣之衰雖名山大川通都巨鎮之形勝而或變為荒莽無用之區矣人之貧賤富貴死生壽夭要皆關於氣運之隆替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若謂由土蔭焉是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謂有地理而無天理可乎故謂某地時乘生氣則可謂某地必龍虎凑合而後能乘生氣則不可謂某地時乘生氣而以安親之體魄

則可謂其地能乘生氣活白骨以蔭子孫則不可然此龍虎之說施諸東南猶有山川之可據若北方一望坦然雖公侯伯之祖龍同一土饅頭也孰藏風孰止水孰為龍孰為虎孰為朱雀玄武哉或者又以土之稍高者為山下者為水是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為之辭也或曰子之言詳矣則吾既得聞命矣胡程子大儒也謂培其根而枝自茂朱子大儒也兆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為不足法乎曰程朱信大儒也然以其事

其言論之則亦何能無疑其曰地之善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自茂不知所謂根者果有生氣者乎抑既朽者乎如曰既朽之根而培之以求枝葉之茂不可得矣兆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親於不善之地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明道正誼之本心也況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里之睽離而不抱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

亦藉以求蔭焉耳嗚呼其求之也力矣何后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博士而已豈若孔子合葬於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為衍聖公耶是故蔭應之說本不難辯奈何聰明智巧者既援程朱以為口實其冥頑者又附和而雷同焉宜其說之熾行於后世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事親如孔子足以立人極矣不師孔子而必師程朱乎雖然程朱實善學孔子者其嘉言善行足以佑啟后世者多矣此特

賢者之過偶一之失焉耳辛其素履而畧其一節又豈
非善學程朱者乎或曰程朱不忍以朽骨視其親故示
人培植而極力以遷移之子無乃忍死其親而不得為
孝乎曰事親不可不孝論理不可不詳不以便安其親
而動求利其子孫或貪地而暴柩或爭地以破家或兄
弟惑於某山某枝之說而反為仇讐至有終身累世不
葬遂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吾懼天下后世之無孝子也
故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耳或又曰如子

之論皆粗迹皆常理也蔭應之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然之謂神是豈可以粗迹求常理定乎曰道器不相離中庸不可踰君子言近而指遠者正謂理之常求窈冥茫昧不可測度之說以駭人聽聞眩人心志在王法之所必誅聖賢之所不赦而可以為天下法乎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正謂由此常理而行之以至於熟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耳若舍常理而別求其神是即所謂怪也怪孔子之所不語奇

中馬人皆信之矣不知此即子産所謂是亦多言豈不或信者也安可執一以御萬乎雖然舍常理而談神怪固非所以率人脩常理以光祖宗獨不足以求蔭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言祖宗有正蔭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自脩當獲正蔭也此則程朱各有註疏吾輩不可一日不講求者乃聖賢之信之乎然術家語涉怪誕而或正傳古今之定理不假葬地而響應者也近世有識者又謂風水可遇而不

可求其意葢謂風水蔭應借使有之亦惟孝子仁人能承受之而非可以力求者此納約自牖之說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問者曰唯唯

論郭璞之學之謬

晁公武

晁氏曰郭璞撰世傳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葢不誣矣璞未幾為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葬地不

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其遺書者乎

論朱伯起陰陽精義序　葉適

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酷嗜地理談山如啖蔗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羡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壽藏門人裹糧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吳草廬曰參同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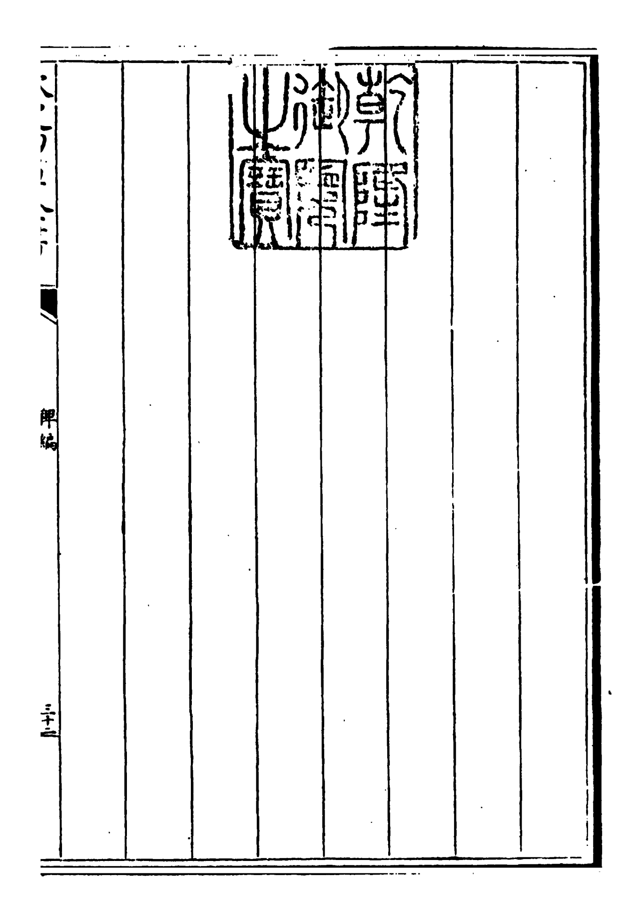
攝生之術葬書送死之事儒者不可不知又謂杜待制曰世間二事同歸殊塗脩養家之丹法地理家之葬書可以一言蔽之范幹曰吳文正之言不為無理盖生氣周遍乎大地浸灌乎一身善攝生者識生氣之根凝之扵一身善葬者識生氣之止聚之扵一穴竊取生化之機也

贈郭榮壽序

吳澄

或問相地相人一術乎曰一術也吾以知之從藝文志

有宫宅地形書二十卷相人書一十四卷並屬形法家其叙畧曰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又曰形人骨法之度數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然則二術實同出一原也後之人不能兼該遂各專其一而析為二術爾廬陵郭榮壽善風鑒又喜談地理庶乎二術而一之者夫二術俱謂之形法何哉盖地有形人亦有形是欲各於其形而覩其法焉雖然有形之形地與人皆然也形之形可目察不形之形非目所能察矣余聞諸異人云


乾隆御覽之寶

稗編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繹編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鋏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　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　芾變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五十九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十七 理數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沖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於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

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羣生羽蟲次之故魚鱉身横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

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性原

程永奇

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混韓文

公言性有三品學者疑焉至横渠張子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後諸子之説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謂之命而不可謂之性矣程子有人生而静已上不容説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本而後言形生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曰張程之論非此之謂

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之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爾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賦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

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中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貞而靜其

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無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言乎

太極圖後記

劉因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仲仁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穆伯之學者陸氏兄

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謬加無極之貴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之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己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黙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説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説之傳固有端緒至於

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考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因為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

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一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兊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

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陽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間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

雜論理氣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高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禀得不高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

各有分數顔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縁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雖有些渣滓未能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禀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

為不篤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絶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㧖了如泉出

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横衝破了或遭巉巖石頭横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禀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多

程子曰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两氣口自然匀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

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臟腑皆冥然莫曉今人扵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為不智扵此不知曽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為陽腎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

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春底
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
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
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
只是流行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
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
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
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

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两之故六也

天地之間遠近異象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册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遠箇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

是水族而已

程子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無尾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生所以無智

問鳥獸知覺亦有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

朱子曰亦有知覺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最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草木都是得隂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隂氣故草弱木是得陽氣故木堅走獸是得隂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隂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隂氣却有隂中陽陽中隂者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臘梅皆然

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纔放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謝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麄如何察得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

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仰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

問理是人物固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朱子曰固有是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為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

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横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至於近東者多

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禀之異不得不然東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氣禀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横生草木倒生横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横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蜾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者也倒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

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者皆角得西氣者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也齒者常義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多暝惟龍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於

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鷄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鳯飛冲天降之小者為鴿為鶴飛近天極為鳧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自酉至戌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虫螺虫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虫羽虫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鼉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盖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

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實向陽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草木子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尩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又云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論男女生殺

儲泳

論男女之分生殺之炁兩儀立天地之體一炁妙陰陽之用一闔一闢之間陽生陰殺貫乎萬有受其正氣則為人冗雜之氣為異類莫不有雌雄焉原其受氣之初闢炁為男闔炁為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道藏所載以龍吟虎嘯不後不先為結胎之始以精血相包處內處外定男女之象是則是矣殊不知所以使之然者盖有自然而然者矣使之然者其動靜闔闢之機乎人之生也以此合及其死也亦然某日而死則受某日之殺氣

此理蓋行乎其中而不可見者也陰陽所載有雌殺有雄殺有出有不出焉其說似不可信然雌殺不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殺不出則死者之左足鉗而向右雌雄殺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左右足皆向外而不鉗豈非生殺之炁貫乎萬有而著見於外之象乎一炁之至著而可見者莫八風若也是故春而南風則雨夏而北風亦然八節之日風來正位則百穀成熟失位則否生殺之炁行乎其中風其發見者也嘗

觀圃人當春之接花木一直南風十有九死雖老圃莫知其所以然者當盛陽而陰氣應也嗚呼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盍亦謹闔闢之機以全是炁之正乎不然則中立於两間何所恃而生乎格物之士試深思之

論四生　草木子後同

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内則死神在中也物有貴賤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貴於卵生也卵而陸生目能開閉卵而濕生者則不能矣

是陸又貴於濕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成其為物益微矣是濕又貴於化生也此動物有此四種之異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此四種之異也雖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不可勝窮也不分而異不免乎四者之異欲合而同須究其一原之同此學者所當思也

論草生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物異　　程頤（後同）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

理既到茅山嵓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為小兒玩之致死此為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鬼神

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説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説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

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萁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萁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陰陽術數　　　　通考

陳氏曰自司馬氏論九流其後劉歆七畧班固藝文志皆著陰陽家而天文歷譜五行卜筮形法之屬别為數術畧其論陰陽家者流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至其論數術則又以為羲和卜史之流而所謂司星子韋三篇不列於天文而著之陰陽家之首然則陰陽之與數術似未有以大異也不知當時何以别之豈此論其理彼

具其術耶今志所載二十一家之書皆不存無所考究而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家至董逌藏書志始以星占五行書為陰陽類今稍增損之以時日祿命遁甲等備陰陽一家之闕而其他數術各自為類焉端臨曰按陳氏之説固然矣然時日祿命遁甲獨非術數乎其所謂術數各自為類者曰卜筮曰形法然此二者獨不本於陰陽乎蓋班史藝文志陰陽家之後又分五行卜筮形法之書雖不盡存而後世尚能知其名義獨其所

謂隂陽家二十一種之書並無一存而隋史遂不立隂陽門盖隋唐間已不能知其名義故無由以後來所著之書續立此門矣然隋書唐書及宋九朝史凡渉乎術數者總以五行一門包之殊欠分别獨中興史志乃用班志舊例以五行占卜形法各自為門今從之

晁氏曰自古術數之學多矣言五行則本洪範言卜筮則本周易近時兩者之學殆絶而最盛於世者葬書相術五星禄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然六壬之類足以推

一時之吉凶星禽五星祿命相術之類足以推一身之吉凶葬書之類足以推一家之吉凶遁甲之類足以推一國之吉凶其所知若有遠近之異而或中或否不可盡信則一也

五行 附朱子論

白虎通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黄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準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

土别名也比扵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包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

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

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
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
其臭腥中央者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
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
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
任養之方萬物懷妊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
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
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

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動也氣動耀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吕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緌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

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吕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皡少皡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

紐也律中大吕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為中宫其日戊已戊者茂也已抑屈起其音宫宫者中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黄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扵黄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吕何大大也吕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

許也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太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

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吕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隨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勝王者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為臣土所以死者子為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

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相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為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温則温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

欲為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為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赴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

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啬吝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

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隂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為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為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温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為君君不可更為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隂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隂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内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隂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

以沈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沈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為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

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

父何法法火撡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踈遠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

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

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殺也

朱子曰五行相生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

天一生水

鮑雲龍

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

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論顏師古注五行志　沈括

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為商道

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扵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扵忠賢顔注曰桑穀自大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為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悟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

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
又誤以為僖顏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
其後節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為
公子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董仲舒以為成公時其它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
江之類顏雖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
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
所封顏引左傳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為證亦云未詳其

義真定之肥纍菑川之劇泰山之肥城皆以為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互引滹沱河皆注云滹音呼沱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彊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

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論劉向災異五行志

儲泳 後同

儲泳祛疑說曰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志後世以為牽合天固未必以屑屑為事然殃咎各以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證相為影響顧亦可得而議乎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

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為水厥隂為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為項強為腰疼為發熱為惡寒其患雜然而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為常雨為狂為惡也况五官之中或貌言之間两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隂之合病也其為病又豈一端之所能盡哉以一身而察之則五事庶證之應盖可以類推矣劉向五行傳直指某事為某證之應局於一端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盖

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茍以一證論之未

為得也夫冬雷則草木華蟄蟲奮人多疾疫一烝使然

景星慶雲不生聖賢則産祥瑞象見于上則應在于下

如虹蜺妖氣也當大夏而見則不能損物百物未告成

也秋見則百穀用耗矣入人家而能致火飲井則泉竭

入醬則化水和氣致祥妖氣致異厥有明驗天道感物

如響斯應人事感天其有不然者乎如風花出海而為

飄風山川出雲而為時雨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

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欲出秧苗必待霜止每歲推驗若合符節天道果遠乎哉感於此則應於彼有此象則有此數乃不易之理也

五行體象生克之性

談氏曰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静而斂也斂則清而明雲滃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是故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燄滅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

事然寒氣甚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衰也一氣之闔
闢聚散於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
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
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氣非體也槩與四序
同水克火火克金置金於水火之間則相濟木克土土
克水植木於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為乎天造也油水類
也不克火而資火油出於木而木生火也灰木成也不
克土而滋土灰化於火而火生土也火生於木而焚木

金生於土而鋤土火燥而金剛也木克土而土養木土克水而水澤土水汆而土厚也五行生克之性有如此者不可不知

稗編卷五十九